



烟斗

安德烈·斯梯等著



安德烈·斯梯等著

烟

斗

王道乾译

新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七·上海

根据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譯出

烟 斗

安德烈·斯梯等著

王道乾譯

*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零壹貳号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号 1220

开本 787×1032 耗 1/32 印張 3 7/8 字數 77,000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價(6) 0.32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当代法國進步作家寫的十篇小說。

這些小說大都以今天法國人民的生活為題材。如烟斗寫一個不關心群眾的工會工作者。嘆公精神寫正直的人在法國很難找到職業，而美國資本家又如何利用這種機會來欺騙法國人民。瓦爾洛普寫巴黎一個教師在一個投機性質的補習學校里教書，受到校長的剝削却無處講理。

此外，我寫了一個電影劇本揭露了美國電影界的卑鄙無恥的真相；把自由還給每一個人是寫法國俄越戰爭的，在這篇小說里，作者還描寫了第二次大戰期間一個蘇聯戰士的英雄形象。

目 次

烟斗	安德烈·斯梯(1)
嘎公精神	皮艾尔·古尔达德(10)
职业性的冷淡	皮艾尔·古尔达德(27)
好事总是不会磨滅的	伊夫·齐波(44)
我寫了一个电影剧本	讓·劳乃伊(57)
瓦尔洛普	讓·雅各·罗拜尔(66)
聖誕老人就在我們中間	亨利·克萊斯比(81)
养老院里的聖誕節	克萊尔·聖一梭丽那(90)
童年回憶片段	雅各·郎茲曼(98)
把自由还给每一个人	腓力普·得·皮來(109)

烟 斗

安德烈·斯梯

貝尔堂不喜欢熄滅的冷了的烟斗。他不抽烟。燃着的烟斗和烟卷，还馬馬虎虎說得过去，他忍受得了。也幸虧这样！在区联合会①，誰要是忍受不了烟斗和烟卷的話，那可活該他倒楣了。大家知道，貝諾阿和卡思东的烟斗是多么有傳染性呵。在貝尔堂的办公室里随便开个什么小会，过一刻鐘時間以后，好，随着討論噴出來的烟霧会濃得不得了。人們越是考慮、思索，吐出來的烟也越多。人們簡直有点像在那里往外吐东西的蝸牛和海参似的。應該相信：为了讓内心清晰明朗，这是必需的。

抽起來的烟斗可不是抽个一半就不抽了。烟斗抽起來，吱吱地响着，四下里靜悄悄的，就像燥热的夏天燒起來的火。人們听着嘴唇巴达巴达有規律地抽着烟斗已經听慣了，干燥的嘴唇，一忽兒閉起來吸進去，一忽兒張开吐出來一小团一小团的烟。一口一口的烟，說起來叫人难以相信，曲曲折折的，标志出逗号呀，句号呀，括弧呀，驚嘆号呀，以及千百个完全屬于烟斗的标点符号，在書寫中是还都沒有的。

但是，当同志們开完会都走了以后，这种人家以为是烟斗制造出來的热气，就冷却下來了。貝尔堂整理烟灰碟；他用指尖拿着那几个烟灰碟，送到离他的寫字台尽可能远一点的

窗台上去。他打开窗子，哪怕是在十一月的冷天，窗子也要打开。要不然的话，烟气冷下来气味就会变得辛辣，特别是比利时烟草的烟，这种烟气和别种烟草的烟不容易混合，清清楚楚地停留在空中。过了很久的时候，在屋子里，你的鼻子到处还会碰到烟的气味。到第二天早晨，貝尔堂穿他的那件鑽領絨衣的时候，还会闻到一股烟草味道，絨衣就像吸墨纸似的：墨水的颜色是褪色了，可是那股味道，仍然残留着。

此外，貝尔堂也不得不放弃想要当面纠正一下艾斯台的打算，——她是“担任”“基金”的传达职务的。每天早晨，在他的面前，在他的写字台上，那烟灰碟总是放在那里，当然烟灰都倒掉了，不过，在烟灰碟底儿上总还残留着一些烟灰。他每天来到办公室，这已经成了他第一个动作了：把这个他非常熟悉的绿色的、方形的、轻的烟灰碟放到那边去，可是，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也从来不愿意想一想，反正每天他都是把它送到原来那个地方，放到那个小桌子上去，在小桌上放着一架复写机。

有一天晚上，貝尔堂发现遗留在他的写字台上的这个烟斗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了，他耸了耸肩膀。又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又要到处去找这个……

他走的时候，仍然把那个烟斗放在那里，不过，他把烟斗放到烟灰碟上，烟灰碟里已经装满还在冒烟的烟灰和香烟蒂头。甚至还有一个烟头放在桌子的沿上，保持着平衡没有掉

① 劳动基金区工会联合会。——原注。

下去，在那里冒着烟……他整理他的文件的时候，也弄不清楚是这个烟头冒出的一股烟呢，还是疲倦，使他的眼睛受到了刺激。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。到了这个时间，没有什么更重要的大事了。事情都办妥啦，大家都走啦。可是，当他关上唯一一点着的办公桌上的灯，正要摸黑走出去的时候，他又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个烟头。……他可不能随它撂在那儿，到下半夜一点钟或者两点钟的时候，它着到一定程度上，会掉到地毯上去的。他拿一个尺子，把烟头攥在一張报纸上，再倒在烟灰碟上面的烟斗上。这样一來，揚起了一点灰，刚好叫他又聞到一点烟灰的气息，这使得貝尔堂很不舒服的顫抖了一下，就像一眼看到了癞蛤蟆似的。

第二天，艾斯台清理好了烟灰碟，可是烟斗沒有劲，撂在那里，其实，烟斗里已經空空的了。他依旧用手指头捏着烟斗，不免还是有点噁心，他把烟斗拿給这时到基金办公室來的同志們看。誰也不知道这是誰的东西，誰也不願意拿过來看它一眼。

“應該說，这算不得是丢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！……”

說实在的，这是一个旧烟斗，烟斗管子已經磨旧了，短短的，嘴兒上已經都咬坏了，已經不能再銜在牙齒中間，在斗子里头，也弄得凸凸凹凹的，尽是烟油子，用得破旧不堪，四面八方都給挖坏了。可以肯定，这个同志一定是抽得不对劲。不管怎么說，这个烟斗反正是屬於这么一个人的，他抽烟可是不抽進去，为抽烟而抽烟，他抽烟斗不是为了讓烟斗發生它应有的效能，准是这么一位老兄嘍，真差劲。

貝尔堂，表面好像無事，心里面暗自高兴，他拿他找到的这个烟斗，放在別人的桌子上。五分鐘以后呢，烟斗又回來了。

“你把它丟在我這兒啦。要是有人來找的話，那還是找你呀。可不會來找我。”

“你放下吧。別，別，別放在這兒。放到那邊煙灰碟里去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煙斗連同煙灰碟又回到他的寫字台上來了。貝爾堂再作一番努力；用手指頭拿着，把它跟煙灰碟分為兩處——煙灰碟按習慣是放在他的桌上的，要改變這個習慣，他是無望的了。他把煙斗放在分類文件櫃的上面。可是到第二天，煙斗又回到他的寫字台上來了，這一回是放在煙灰碟的旁邊。

這簡直變得有點固執不堪了！

這樣送過去又送回來，送了好幾天，這個天曉得的煙斗，牽連住他，就好像有了一個彈簧一樣，再也離不開貝爾堂了……艾斯台每天早晨把煙斗跟煙灰碟一塊拿過來，當然，這是一定的，但是，在煙斗和貝爾堂之間，這麼一來，可要變成一個事件了。艾斯台呢，他每天在門口過道那兒看見她向她問好，但什麼話也不說。煙斗呢，在他的面前，一放就是幾個鐘頭。一方面他想把煙斗弄開，擺脫掉，另一方面呢，貝爾堂又很奇怪地感到沒有能力丟開它，這種感情反倒使得他總是惦記着這個煙斗。這個煙斗弄得他不知所措，坐立不安……

他思索着工廠里的工會組織問題已經有半個鐘頭了，這是他全神貫注的問題，所有這一切，他必須深入地反復地考慮，必須整理出一個頭緒來，可是這里面却產生許多傷腦筋的問題。他在辦公室里急得繞圈子，轉來轉去，站在那個煙斗前面，心不在焉地望着它，發現在這個煙斗的管子的正當中，有點什麼東西他從來沒有注意到。上面有着一條像海灘上漲潮留下來的痕迹。真奇怪。這個同志抽煙的時候一定是把煙

斗管吞到嘴里半截吧！……就在这个地方，留下了他的嘴嚼过的痕迹，短短的烟管比一根大雪茄烟还粗……虽然如此，但貝尔堂还是無法想像这到底怎么可能……

他不时地暗暗地吃驚，他居然这么注意这个烟斗，就像在烟斗上面，或者說，隱藏在这个烟斗的后面，有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似的。

算了吧，算了吧。不止一次地，貝尔堂想把它拋到窗子外头去，把它摔碎……可是，人家如果問他烟斗到哪儿去了，他把它怎么处置了？他怎么回答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烟斗一定有个主兒。如果他把它丟到字紙簍里，艾斯台照样还是把它拿起來放到他的办公桌上，可是她会怎么想呢？这个烟斗無形中受到了庇护……貝尔堂到底不会願意为了这一截倒楣的……把自己弄得不尷不尬。說真的，这烟斗是用什么做成的呀？用木头，可是，經過这样使用，燒它，抽它，弄得已經不成其为木头了……算了吧，算了吧。

在第五天，貝尔堂整整一天沒有到办公室里來。打早上四點鐘，他就到哀司高河岸的建築工地上去了，在那个地方，正在修建一座塑膠制造厂。既然已經到了这里，他索兴就到工房和場地都跑了一圈，把會員人數、會員証和會費券都弄得一清二楚，登記在表上。他隨身帶了糧食口袋①，他在正午的陽光下，在河边，兩只腿垂在河岸的坡上，跟裝電纜管子的工人一塊兒，他吃了他的簡單的午餐②。到晚上，他对自己簡直滿意極了，人虽然累得要死，可是心境寧貼，他去参加一个党召开的有关負責人的會議，还有从里尔总工会执委会來的一個人也参加了會議。在會議上，討論到在各企業單位推銷自由

报——說真的——毫無進展的問題。貝尔堂正好是众矢之的，大伤腦筋。他听到的是些什么話呀！他就像从半天云里摔了下來一样。当然嘍，要想通过一千件很好完成的任务找出几件完成得不好的，那总归少不了有意见可說的。當場，你还会覺得那不公平。过了那么几天，几个月，有时候，过的時間再久一些，当你所負責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在这上头对你所做的事情有意见的。你問自己这是怎么搞的呀。这很明白，要想叫別人喜欢你，却不是一天到晚咕咕嚙嚙地抱怨“沒有人喜欢我”，就能办得到的。發生了这样的情况，你如果是一个男子漢的話，那还是赶快把自己扭轉过来。你自己也坦白承認，你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你本來想把事情办好，可是你也把握不住不把事情办坏，或者不是沒有能力，你甚至說你不相信你会这样糟糕……不管怎么說吧，会一开完，当貝尔堂到办公室去查一查第二天的一个約会的時間的时候，他还在生气呢。这么好的一天，就因为这么一个問題，整个兒地給糟蹋掉，給断送了……这时候已經过了夜里十二点。基金办公室黑洞洞的，一点光亮也沒有。整个兒靜悄悄的。他一个人，在黑暗里摸索着走進去，找他的办公室，貝尔堂覺得他的心，像人們在这里常說的，就像一只鞋子似的^③。他簡直想哭。灯开亮了，第

① 粮食口袋，好比我們的职工上班时帶的飯盒子，里面装着面包等等，工人中通用。

② 原文用的是“briquet”这个字，字的本义是打火机，工人們常常在工作中間匆匆地吃点簡單的东西充飢，多半只吃干的，这正好比打火机打了一次火一样。

③ 难过，不平，忐忑之意。

一眼看見的是那個烟斗，又回到它的老地方來啦。这回，可真要有人倒楣了，这回，好吧！干！他拿起烟斗來，跑到廁所里，丟進抽水馬桶，用水抽下去。烟斗可是又浮到水面上來，直打旋，往馬桶上碰了兩三下，然後仍然浮悠悠地漂着，水漏下去了，它也跟着落下去，在留在馬桶底的水上轉了幾轉，停下來不動了。沒抽下去。貝爾堂又抽水，等着看烟斗抽走。還是抽不下去。他可不會伸手進去再把它拿出來。活該吧，艾斯台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吧！他邁開大步子走了出來，對什麼都不滿意，首先是对自己不满意。

結果是：好彆扭的一夜！不用說，在他這個失眠之夜的空房間里，這個烟斗成了一個大問題，第一號的大問題。烟斗泡在水里，慢慢地浸濕，泡進去，一層一層地從外面把那一層油膩浸透……艾斯台發現了烟斗，她想的恐怕還不止于此吧？……那她還想些什麼呢？簡直是小题大作！……可是一千個這種微不足道的小東西畢竟是有一個失去不見了，因為它們都是帶着我們的生活的色彩的。我們的生活……我們的生活！貝爾堂就有這樣一種感覺，好像曾經對什麼東西缺少尊重似的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比預先想的還要早，他就趕到基金辦公室。一到他就奔着廁所走去，抱定決心伸手到水里去撈。可是烟斗已經不在那里了，有人比他還要早把馬桶抽過了水。也許是艾斯台吧？……在桌子上，烟斗早就在那兒等着他呢，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。一刻鐘以後，艾斯台來啦。貝爾堂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艾斯台也在琢磨怎樣開頭。

艾斯台總是右手扯着她的藍圍裙的一角。她拿她那圍裙

什么都擦，就是没有什么好擦的，她也总是随时随地顺手抹一抹。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，因为她总是要口沫四溅，所以拿围裙来擦她伸出去作各种手势的左手。要不然呢，拿她的围裙靠上面的不大用的部分把一个手指头卷起来，用这个手指头擦她的嘴唇。

“你那烟斗呀，到处乱鑽！一会儿跑到这儿，一会儿跑到那儿，你总是把它丢掉。这一回，可跑得远啦！它打你的裤袋里掉了出来……”

“慢着，”貝尔堂说，“这烟斗可不是我的。您知道，我是不抽烟的。”

又不愿意说谎，又不愿意承认，在两者之间，是没有多少话好说的。

“我就是说呢……”艾斯台说，“你看，它还没有来得及弄髒，我就发现了它。我听见有人在抽水，后来又听见门响，我就跟奈思道尔说：‘这么晚了，也不知道这是谁……’自从你们三个有了钥匙，嗯？‘我可不知道这是谁，可是他忘了关灯啦。我看见灯光照在小天井里头。还是起来去看看……’我就在那儿找到了这个东西。我找来了一把小杓子，拿杓子把它弄了出来。后来我又把烟斗呀，杓子呀，洗了又洗，洗得干干净净，泡在干净水里一直泡到今儿早上。跟着，我又拿来洗，擦清爽，擦了又擦，弄得干干净净的。烟斗一点气味都没有啦，好极了！”

“艾斯台，谢谢，谢谢，”貝尔堂说，“最好还是摆在那儿吧。”

他就当着她，把烟斗搁到放着复写机的桌子上，跟烟灰碟

放在一塊兒。

过了十天以后，有一个人認出來这个烟斗了。它就在它現在放着的地方，就像陈列館里一件陈列品似的，天天早晨总归有人把它揩拭一番。

“你想打賭嗎，这准是雷米的那个烟斗？”沙勒瑪涅有一天路过这里看到这个烟斗，这么說。

大家只要一提到雷米，都是怀着感情的。

“他怎么样啦？”貝尔堂問。

“啊！你知道，已經有半年啦，后來……还不是跟很多遣送出國的^①一样。十天以前，他又睡倒了。也許他不会恢复健康了。”

“你以为这是他的嗎？”

“他的烟斗丢啦，他总是問丢在哪兒啦？可是你看，他以后不能再抽烟了，医生禁止他抽烟。不过，你了解这……”

“要真是这个的話，”貝尔堂說，“应该看得出来呀！……他的烟斗。这个烟斗抽得可真够厉害的。”

“看样子，就是在集中营，他居然也沒有把它丢掉，”沙勒瑪涅說。“这个烟斗跟着他，所有他生的病，它也应该都有一点吧，不是嗎？”

“我也跟自己这么說，像这样，这可不簡單，”貝尔堂說。“就是因为这个緣故我才把它好好地保留起來的。”

（譯自第六〇五期法蘭西文學報）

^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許多法國共產黨員、愛國者、抗政分子、進步人士被法西斯或賣國者遣送出國，或是強迫去做苦工，或是被送進集中營。

嘎公精神

皮艾尔·古尔达德

一九五五年秋天，美國石油公司——“嘎公”^①在法國的分公司打算招募一批稽查員，由于名額有限，而应召的人很多，所以举办了一个訓練班，半个月一期，以便从中挑选。訓練班設在巴黎近郊，离聖·奧瑙里諾河不远的地方，游艇的港口就在这里。

报名的人按先后次序分成二十个人一批。等到最后甄別考試，能錄取的，一批之中也不过三四个人，最后考試科目主要是銷售技術，不过也包括一般文化知識和心理測驗。这当中，“人与人之間的关系”，下屬对上司的关系中的坦白忠誠，是被視為具有特殊重要性的。最后，在訓練过程中，主要的还是要創造一种企業的精神，公司的精神，也就是“嘎公精神”。

一个叫梅瑞尔的，担任訓練班的主任。在第一天大家集合吃午飯的时候，这位主任对他的学生一点都不隱瞞地宣布：大家在这半个月当中必須把自己看作是“出家修行”才行。

所以說，到了晚上，回到巴黎去，那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了。大部分应征的人沒有預料到紀律这么嚴格。有些从外省來的人，本來想乘这个机会晚上到蒙瑪特^②去大逛而特逛的，这么一來，大为扫兴，他們想掩飾自己心中的不滿也很难掩飾住。

大家暗下里叫苦不迭，他們的年紀平均看起來是三十歲

到四十歲的样子，在他們这样的年紀上，还必須强制着自己去服从像这样一种中学生的紀律。

梅瑞尔在每一次訓練班开始的第一堂訓話时，总少不了要提出，他在巴黎有家，有漂亮的太太，还有两个孩子，自然嘍，孩子也是可愛極了的，可是，不管怎么說，他要以身作則，每天晚上，要和訓練班的學員一起留在訓練班的宿舍河口旅館，絕不外出。

为什么他要这样牺牲呢？他总是不厭其煩地一說再說：因为只有如此，“嘎公精神”才能被創造出來。或者說，正是因为这种“嘎公精神”，“嘎公”才所以是“嘎公”而与众不同。

每一班第一堂訓話以后，跟着就举行伙食总管就职仪式，伙食总管由學員担任，負責掌管罰金，并且在每一餐开始时負責宣布節日的慶祝儀式^③，宣布本日菜目（附帶还有經常有的开玩笑），并且，还要以如下的众所周知的可厭詞句作为仪式的結束：“諸位先生，謹祝胃口都好，願諸位吃得飽飽的。为了諸位順利向前，請按照次序進行，最年青的排在最前头。”

在訓練开始的几天，伙食总管常常是不能就范的。有几个調皮而胆大的人，以为可以把“嘎公”的这种規矩嘲弄一番。这时候，梅瑞尔便毫不犹豫地板起臉孔來当众指出，“諸位先

① “嘎公”是Gacom的譯音。美國石油公司英文是“Gas American Company”，把这三个字的字头 G—A—Com 拼在一起，便成为美國石油公司的簡称“嘎公”了。

② 蒙瑞特是巴黎一个熱鬧区域。

③ 这些節日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聖者的節日，差不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有，同时也是西洋人每天都可能有的命名日。

生，”他开口說，“这可不是讓人打哈哈鬧着玩兒的。我們这里就是軍官們的会餐。是的，我說的，一种軍官們的会餐，而且，你們也必須养成这种精神。”

訓練班每天上午有三堂課，下午有三堂課。每次吃飯之前，如果時間允許的話，可以玩木球，晚上呢，可以玩牌。梅瑞尔，深有用意地記下誰是玩桥牌的，誰是玩勃婁特的^①。这虽說是小節，可是对他來說，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

举止行为优良，就能佩戴“嘎公”的獎章，上面鑄有独角獸，后面襯着云紋。直截了当地說吧，人們已進入良好秩序中了。

一期訓練班宣告結束的時候，举行告别餐。不过，經過訓練以后的錄取結果要在上尾食的時候才揭曉，这个主意的确是別出心裁的。于是，当着这些憂心忡忡的一家之父，当着这些在訓練期間离开爱人拿愛情冒險的未婚夫，梅瑞尔解釋道：这对他們來說，正是“一个鎮定和自我克制的考驗的机会”。所謂“嘎公精神”也者，便是如此。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，第三屆訓練班告别晚餐已經开始了。参加会餐的人，靠着某些頗有分寸的玩笑，大家似乎也挺愉快，高高兴兴的，不过，心里头，仍不免忐忑不安，特別是伙食总管，他簡直憂心如焚。伙食总管雅克·巴班按着規定的仪式說完了：“……謹祝胃口都好，願諸位吃得飽飽的……。”

^① 一种牌戲，在法國很流行；“勃婁特”和桥牌相比，那情况正如“打百分”和桥牌相比一样。